



人間

高適
爾基
夷著
譯

10621
120
參考

人
間

★

1947・10・

高爾基著
適夷譯

印 發 翻 著
刷 行 譯 作
者 者 者 者

人

第 東 東 適 高
二 北 北
印 日 書
廠 報 店 夷 基

間

佳 5000. \$ 1600.

我在人間，在城中大街一家『時式靴鞋』店裏當學徒。

老闆是個矮胖子，茶紅的臉，泛着油光，青綠牙齒，眼睛濕漉漉的，生滿眼糞。我相信他一定是個瞎子，便做了一個歪臉。

『不要裝怪樣子，』他低聲嚴刻的說。

我不高興這麼混沌的眼會看見我，不相信這種眼會見到什麼，也許只是打量我在做歪臉。

『我說，不要裝怪樣子，』他更加沈着嗓子，厚嘴唇一動不動的呵斥。

你又搔手！』他對我發出含糊嚶嚶的聲音：『記着，你是在城中大街第一等舖子裏做事。當學徒，就得站在大門口跟一個木頭人一樣……』

我不懂什麼叫木頭人，而且我的手又不能不搔，兩條手臂，到肘頭為止儘是紅癢和疤痕，疥癬蟲子在裏面

咬得我難受。

『你在家裏幹什麼？』老闖注視我的手臂，問。

我告訴他，他把被白頭髮密密貼住的圓腦袋一揚，輕蔑的說：

『拾垃圾，——這比要飯，比偷東西還要壞。』

我得意的說：

『我也偷過東西。』

他立刻跟貓一樣，雙手撐住櫃檯，驚訝的向我楞着白眼珠。

『什，什麼，你偷過東西？怎樣偷的？』他的嗓子變了調子。

我把事情原委告訴他。

『唔，這倒沒有關係，可是你要是在我鋪子裏偷鞋子，偷錢，我就把你關進牢裏，一輩子不得出

來……。』

他很坦然的說，使我吃驚，覺得這傢伙更加可惡。

鋪子裏老闖以外，還有我的表兄沙夏。賈西林，和一個年長的掌櫃，靈活，會應酬的頰紅臉的漢子。沙夏現在穿得挺乾淨，紅沈沈的上衣，白襯衫，領帶，長褲，早不把我放在眼裏。

起初外祖父送我進鋪子，託沙夏：照顧照顧這個孩子。沙夏儼乎其然把眉頭一皺，搶着說：

『這孩子不肯聽話，就沒辦法。』

外祖父把手按在我腦袋上，伸長了頸子：

『你得聽從沙夏，他年紀比你大，職司也比你高……』

沙夏就瞪出眼珠向我叮囑：

『你可別忘了外公的話！』

這樣，從第一天起，他就擺老前輩的架子。

『賈西林，別老把眼瞪着！』老闆常常這樣說他。

『我，我沒有。』沙夏回答着，低下臉，可是老闆不肯就此甘休。

『你嘴還強，回頭買主還當你是山羊啦……』

掌櫃發出趨奉的笑聲。老闆拉開了嘴唇，像害了毛病一樣。沙夏紅着臉，逃進賬房裏面去了。

我不喜歡他們的話，裏面有好些我都不懂，有時還當他們在講外國話。

女客進來的時候，老闆把一隻手從口袋裏拿出來，摸一摸鬍鬚，滿臉堆起笑容。笑使他的臉添上無

數皺褶，只有瞎子似的眼色全不變化。掌櫃挺起身子，兩個手肘頭貼住腰膀，手掌慇懃的向前攤開。

沙夏拚命的眨眼睛，想把瞪出的凸眼遮住。我站在鋪子門口，悄悄搔着手臂，留心做買賣的規矩。

掌櫃跪在女客面前，靈巧的張開手指，量鞋子的尺寸。兩手抖索着。當他碰到女人的脚上，他的

樣子分外的鄭重，好像怕碰壞了脚。可是女客の脚，卻肥肥的，像一只橫放的削肩酒瓶。

有一天，一位太太風度的女客，抖着脚驚叫起來。

『哎哟，你幹麼捏我的脚……』

『哪里的話，我太仔細了一點，所以……』掌櫃慌慌的給自己辯護。

4
看他對女客的媚態，是很滑稽的。我時時把臉背過去向着玻璃門，免得笑出聲來，可是我還忍不住，住要睜眼他們做買賣——因為掌櫃那種口角春風非常引起我的興趣，同時又覺得那麼慫慫的張開手指，那麼靈巧的給人套鞋子，不管再過多久，我總是學不到的。

老闆常常躲進店堂後面的賬房間去，有時也把沙夏叫進去，這樣，掌櫃就獨個兒接待女客。有一次，他的手碰上一個頰紅臉女客腳，抓起來接了一個吻。

『哎喲！』女人吁了一聲：『你這個壞蛋。』

『哪，哪，哪！』

這時候，我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。笑得厲害，兩腳立不穩，一手抓住門把子，門給推開來，腦袋在玻璃門上碰了一下，結果碰壞了一塊玻璃。掌櫃用腳踢我，老闆用帶着大戒指的拳頭打我的腦袋，沙夏使勁拉我的耳朵。後來，傍晚回老闆家去的路上，沙夏又狠狠的說我：

『你老這樣子，會歇生意的，有什麼好笑呢？』

據他的解釋，掌櫃得到太太們的歡喜；買賣就會興隆起來。

『女人就是這樣的，明明不要鞋子，只爲見見自己中意的夥計，不要的東西也會特地跑來買。你，你懂得什麼！同你這種傢伙真打不得交道……』

我氣惱了，誰也不同我打交道，特別是他。

每天早上，一個有病的愛發脾氣的廚娘，把我比沙夏早一個鐘頭叫起來。我得擦好老闆一家人，掌櫃，沙夏他們的皮鞋，把他們的衣服刷好，裝好茶炊，在所有爐子裏搬好木柴，把食桌上的五味瓶

擦乾淨。一到鋪子，便是掃地，拂灰塵，預備茶水，送貨到買主家去，以後，就得再回老闆住宅去拿午飯。這其間，我那個站在鋪子門口的職司，便由沙夏來代理。他認為做這職司有損他的身分。

『幹麼你老是慢吞吞的，你當有人在替你職司麼？……』他叱罵我。

我覺得苦惱，悲哀。我過慣自由的生活，從早到夜，在克納維諾的砂道上，在混濁的瓦窩河邊，在曠野和森林之中。這裏沒有外祖母，沒有小朋友，沒有可以談談的人。而目前的生活又只使我看見下流與虛偽的內幕，使我難受。

有的時候，女客什麼沒買就出去了。那時他們三個就好像受了侮辱。老闆的和氣的表情立刻裝進了口袋：

『賈西林，把貨色收拾收拾！』吩咐着，接着就罵人：

『呸！纔怪呢，連豬也滾進來啦，待在自個兒家裏不安靜，到人家鋪子來溜躑兒。那樣的娘們，要是我的老婆，我纔不買賬呢……』

可是他的老婆卻是一個潑婦，瘦癯的，黑眼珠，大鼻子的女人，常常用腳踢老公，罵老公像罵傭人一樣。

有時鋪子裏的人，慇懃的鞠着躬，說着奉承話送走了熟識的女客，便不乾不淨的說起這女客的醜話來，那時候，我真想跑出鋪去，追上那個女客，把他們的背後話告訴她。

我也知道世間的人，大家都在背後說醜話，可是這三個人，尤其對任何人都抱着敵意，好像世界上只有自己是第一等了不起的人物，受了誰的委託，專門批評別人似的，老說人家的醜話。他們總是

猜忌人家，決不說好話，無論對誰總是找壞處說。

有一天，偶然有一個青年女人跑進鋪子裏來，一個紅紅的臉閃閃着眼睛的美女人，穿着毛皮領口的絲絨外套，使她的臉像一朵花一樣開在毛皮上。她脫去外套，交給沙夏，顯出苗條的身段。纖細的腰身束一條鼠灰色的綢帶，兩隻耳朵上閃爍着鑽石的光——她使我聯想到華西里莎公主來，我認定這個女子一定是縣長夫人。他們三個哈着腰，喉頭塞滿恭維話，像料理一個瘡毒一樣，小心翼翼的接待她。三個人像着了魔，滿鋪子跑來跑去。他們的影子映在玻璃門上，彷彿四邊的東西都着了火。一會兒，這情形馬上消滅，換了另外一種狀態。

當她挑選了幾雙高價的鞋子走出門去，老闆立刻吓了一口，發出輕飄的聲音。

『吓，狗養的……』

『不過是唱髦兒戲的傢伙呀。』掌櫃輕蔑的說。

之後，他們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講這位太太的情人，和她的奢侈的生活。

午飯後，老闆在店堂後間打中覺的時候，我打開了他的金錶，在機件上放一點醋。就高興的等着聽他。一會兒他醒了，拿着錶走出店堂來，狼狽的說：

『怎麼回事，錶發汗了。從來沒有見過，錶會發汗，已經不行了麼？』

不管鋪子的事和家裏的事忙得我不可開交，我還是陷進一種百無聊賴的憂鬱中。有很多時候，我想發一陣瘋，好讓他們叫我滾蛋。

身上滿着雪花的行人，默默的擦着鋪門走過。他們的樣子，好像送葬到墓地去，急急忙忙想追

上棺材。馬慢吞吞的走過雪地，哆嗦着身子。鋪子後面教堂的鐘樓上，每天鐘聲嚙然作響——是大齋期了。鐘聲一下一下的，像枕頭撞着腦袋，一點不覺痛，卻使腦袋漸漸感到麻木，變得萎弱。

有一天，我在鋪門口的走廊裏，打開剛纔送到的貨箱。看守教堂的那個駝背老頭子，顫巍巍的像一個棉花做的玩偶，穿着被狗咬碎似的破爛衣服，走到我的身邊。

『小夥計，給我偷一雙套鞋好麼？』他對我說。

我沒回答他，他在空箱上坐下，打着呵欠，向嘴上畫一個字，又催促着說。

『你給我偷吧。』

『我不會偷！』我對他說。

『可是大家都在偷呀，瞧我老頭子面上，答應了吧。』

他跟我周圍的人不同，相當有趣味。他認定我可以偷，把我引動了心火，答應把套鞋從通氣窻裏塞出來給他。

『那行，』他並不特別顯出高興，平靜的說：『你別騙人呀。不，我相信你一定不會騙人……』老頭子用長靴的底踏着齷齪的雪泥，沈默了一下，馬上在土燒的煙斗裏點上火，突然，使我吃了一驚：

『不過，要是掉過頭來，是我哄騙你。我拿了這雙套鞋，到你老闆那裏，說是化了半個盧布，從你那兒買來的，那你可怎麼辦？那樣的套鞋，值到二盧布多，你卻賣半盧布，算是大贈品的麼？』

我覺得彷彿已經上了他的當，我注視他。他依然望着自己的長靴，吐着青煙，靜靜的繼續着鼻音。

說話：

「比方還有，要是我受了老闆的囑託：『老頭兒，託你去試試那孩子，他會不會做賊？』那你怎麼辦？」

『我不給你套鞋。』我生氣的說。

『現在你可不能不給，咱們已經講定了呀。』

他抓住我的手，拉到自己身邊，一隻冰涼的指頭叩叩我的頰角，釘住了說：『你幹麼說了又說過，你不是說拿給我麼？』

『是你說的呀。』

『我什麼都會說，我或者叫你到教堂裏來偷東西，那你也來偷麼？老是相信人，會上當的，小傻瓜……』

於是，他把我推開，站起來：

『我不要什麼套鞋，不要偷來的套鞋。我又不是紳士，用不着穿套鞋，我只是給你開開玩笑……我倒很喜歡你這樣爽直。我要獎勵你，到了復活節，我帶你到鐘樓去，打打鐘，望望街景，好麼？……』

『全個城我都熟識。』

你從鐘樓上望下去，可又不同啦！』

他靴後跟踏進雪裏，搖搖晃晃的向教堂角子上彎進去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心裏忐忑的想：那老頭

子真不過開開玩笑，還是老闆叫他來試我的呢，我害怕跑進鋪子去。

沙夏衝到走廊下來，大聲的呵叱：

『你在幹麼？』

我驚了一跳，舉起手裏的釘鉗向他一揚。

我知道他跟掌櫃常偷鋪子裏的東西。他們每次把女鞋拖鞋之類藏在煖炕的煙囪管子裏，等到離開鋪子的時候，望外套袖子裏一塞。我討厭這玩兒，又有點害怕。我還記着老闆的恐嚇。

『你偷麼？』

『不是我，是掌櫃。』他嚴重的聲明：『我只是幫忙他，他託我，我不能不答應，不答應要吃虧的。老闆自己也是給人家當夥計出身，一切都明白。可是，你不許亂說呀！』

他這麼說着，便照照鏡子，依照掌櫃那樣子，展開指頭整一整領帶。他在我面前，總是搭架子，兇狠狠的，低聲叱責。當他囑咐我的時候，就伸出一隻手做着推開的姿勢。我個兒比他高，臂膀比他結實。只是骨格粗大，外表不漂亮。而他是豐潤，軟弱，氣色好。當他穿上上衣，着上長管袴，在我看來，就儼然一個紳士，可是有一種令人不快的滑稽的地方。他很討厭那個廚娘，而這廚娘卻正是一個怪女人，你不能斷定她是好人還是壞人。

『世間上的事情，我頂喜歡打架。』她回睜着晶黑的興奮的眼。『無論怎麼樣的打架，雞鬪，狗咬，男人家打相打，什麼都好。』

因此，遇到院子裏有雞子，鴿子之類發生爭吵，她就放下手裏的活計，靠在窗口上，默不作聲。

的，一直望到吵完爲止。她每天晚上對我跟沙夏說：

『你們這些小孩子，幹麼規規矩矩坐着，打打架吧！』

沙夏聽了就發怒：

『你還當我小孩子，我是副掌櫃啦。』

『我可瞧不出來，在我看，沒有老婆的男人，便都是孩子。』

『傻子，傻瓜伙，……』

『是吧，魔鬼是挺聰明的，可是上帝不喜歡。』

她的話使沙夏更加發氣，他就挑撥她。但她不理睬沙夏，嘲弄的說：

『哼，長不周全的油蠅螂！』

沙夏常常喚使我，要我在她睡着的時候，塗一點鞋油在她臉上，或是在她的枕頭上插一枚針子，可是我怕她。且當她睡着時，她的感覺很敏銳，她常常張開眼睛。半夜醒來，她點上燈，坐在牀上，眼睛望着屋子角落。有時候，繞過煖炕，走到我身邊，把我搖醒；發着沙嗓子說：

『歷克霞，我害怕，我睡不着，你給我談談吧？』

我模模糊糊說了些什麼，她默默坐着，晃動身子。從她那熱煦煦的身子，我覺得有一種白臘和香粉的氣味。我想，這女人不久會死了，說不定馬上就撲倒地板上死掉。我心裏害怕，話聲提高；她就制止我，說：

『噓，你這麼大聲，把人吵醒了，人家還當我跟你有了什麼……』

當她坐在我身邊時，她總是取同一的姿勢。彎着背，兩手放在膝頭中間，手指緊貼住兩隻腳尖。她沒有奶子，就是穿着很厚的衛生衫，也可以看出一條一條的肋骨，像桶上的箍子。她沈默了好久，突然又唧噥起來：

『還是早點死的好，活下去也只是受苦……』

忽然，又像向誰發問：

『活到了現在了，再活下去，要怎麼樣哩？』

『睡覺吧！』她不許我開口，就站起來，一聲不響在廚房的暗影中消失了。

『女妖！』沙夏在背後這樣叫她。

我就挑引他：

『你當她面，這樣叫她一聲看！』

『怎麼？你當我怕她麼？』

說着，眉頭皺了一皺，又說：

『不，當面不能叫！說不定她真是女妖……』

她對誰都嚴厲，不客氣的對付，對我也決不容情，每天早上一到六點鐘，她就拉拉我的脚，叫喊『老是貪睡，去搬柴，裝茶炊，洗馬鈴薯呀……』

沙夏醒過來，恨恨的說：

『幹麼這樣叫喊，鬧得人不得好睡，我去告訴老闆……』

他一望：

她那乾枯的皮包骨的身子，急急忙忙的在廚房裏跑來跑去，一邊睜起了睡眠不足的浮腫的眼，向

『哼，長不周全的東西，你要是我的養兒子，我就揪你一把。』

『那傢伙，』在去鋪子的路上，沙夏罵着，告訴我說：『一定得想個法子把他趕走。對啦，在菜蔬裏邊偷偷放上一把鹽，——色色菜都鹹得要命，她就得滾蛋。要不就放煤油！幹麼你儘打呵欠？』

『那末你呢？』

他生氣的哼了一聲：

『小膽鬼！』

廚娘果真在我們眼前死了。他彎下腰去捧茶炊，突然在地上跌倒，好像胸口給誰推了一下，就那麼伸着兩條胳膊，默默躺倒，口裏流血。

我們馬上明白她是死了。但是駭得發楞，呆呆的聽着她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後來沙夏驚叫一聲，從廚房裏奔出去。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是好，便把身子靠在窗邊有光亮的地方。老闆走進來，擔心的蹲下身子，用指頭觸觸她的臉，說：

『真的，死了……怎麼回事呀？』

於是，走向屋子角上奇蹟者尼古拉小聖像面前，畫了十字，忽然又想到，對着門口那邊命令：

『賈西林，快上警察局去報告！』

警察來了，在屋子裏繞了一繞，接了一點小費，就出去了。一回又回來，帶了兩個馬車夫，他們

一個扛頭一個扛脚把厨娘扛到街上去。老闖娘從門口探進頭來對我吩咐：

『把地板拖乾淨！』

那時候，老闖說：

『幸而死在傍晚！』

爲什麼死在傍晚便好，我不明白。睡覺時候，沙夏從沒有那麼柔聲的說：

『不要熄燈啊！』

『你害怕？』

他拿被頭蒙住腦袋，好久不作聲睡下。靜寂的夜，彷彿正豎起耳朵期待着什麼。我似乎覺得立刻警鐘會撞響，人們會滿街的亂跑亂叫，引起老大的亂子來。

沙夏從被窩裏探出鼻子來，說：

『到炕上一塊兒睡去好麼？』

『炕上太煖啦！』

他沈默了一下，又說：

『那傢伙，怎麼輕易就死了？真是女妖……我睡不着……』

『我也睡不着。』

他開始講，死人會半夜裏從墳墓出來，在城中蹣跚，尋找自己的故居和親屬的地方。

『死人只記得城市，』他悄悄的說：『可是他記不清街道和房子……』

四周愈加靜，愈加暗黑了。沙夏擡起腦袋，說：

『要聽聽我的箱子麼？』

他知道我老早就想聽聽他箱子裏的寶藏。平常他用鎖子鎖着，每次打開的時候，總是很怪的特別警戒着，要是我想望一下，就粗聲的呵斥：

『幹麼，喂？』

當我同意時，他並不下牀，只在牀上坐正姿勢，之後，用命令口氣，叫我把箱子搬到牀上，放在他面前。鑰匙跟護身的十字架一起結在一條帶子上掛在他的頸項裏。他先朝廚房暗角那邊望一眼，做着神氣活現的皺臉，打開鎖，像是燙手的一樣在箱蓋上吹一吹，終於打開了，從裏面拿出幾件襯衣。大半個箱子，塞滿了藥匣子，各種顏色的包茶葉的招貼紙捲，裝皮鞋油和裝沙丁魚的空罐頭之類。

『有什麼呢？』

『你馬上會聽到的。』

他兩條腿夾住箱子，在箱上躬倒身子，輕輕的唸出經咒來：

『天皇……。』

我以爲裏面一定有玩具，我從來不曾有過玩具，因此就聽不起玩具，不過聽不起只是表面上，其實見到人家有玩具，還是很豔美的。像沙夏這麼大的人還有着玩具，是叫我很高興的，雖然他怕羞藏起來，我也很理解那種怕羞的心理。